

历史钩沉

桃花扇寻迹记

□ 刘秀森



位于商丘古城内的侯方域故居——壮悔堂。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崔坤 摄

自孔尚任的名剧《桃花扇》问世以来，那把小扇是否...

孔尚任在《桃花扇始末》中说：“香姬（李香君名姬）面血溅扇，杨龙友以画笔点之，此有龙友小史（书童）言于方训公者。”...

那么，桃花扇原本在李香君之手，后来到底流落到了何处？有传说认为，李香君后来随侯方域来了商丘...

我采访明朝末年与侯方域一同被世人称为“为天下持大义”的“四公子”之一陈贞慧的后代陈舜甫女士时...

怪不得商丘有那么多关于桃花扇一物的传闻，原来如此。

陈寅生先生还说：“据说还有李香君自己画的小像。咸丰三年，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了商丘...”

后来我读到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郑逸梅著的《艺林散叶》，得知郑逸梅曾向人介绍过桃花扇的下落：“李香君之桃花扇，藏侯壮悔（侯方域字）后人...”

后来查到张一民先生著的《〈桃花扇〉真迹考》，读后觉得张一民先生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、具体、翔实...

印，印泥鲜艳如新，存可斋从兄处。”陈重是侯方域的亲家陈贞慧的七世孙。陈贞慧是明末“复社”中坚...

那么，桃花扇是怎样传到商丘陈家的呢？读余怀的《板桥杂记》，得知是先传到了侯方域之手。《板桥杂记》说“香觅人以扇寄生”，是李香君觅人将桃花扇寄给侯方域的呢？...

那么，寄扇人是谁？为什么帮李香君寄扇？又是怎样帮李香君寄扇的呢？李香君《在南都后官仅寄侯公子书》得知，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别后，李香君“终日以眼泪洗面”；忽然有消息传来，清兵南进...

“言之伤心”，于是写信给侯方域诉说自己遭受的迫害与苦难；正好有李香君的教书师傅苏昆生的幼弟、侯方域的朋友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远房宗族“共隶梨园之队”...

陈寅生先生说他家有两儿拿着桃花扇上北京去献给了袁世凯，因为袁世凯的祖母是他陈家的闺女，有亲戚。我采访陈舜甫女士时，她也说袁世凯的祖母是他们陈家的闺女。这在张一民先生著的《〈桃花扇〉真迹考》中也得到了印证。《〈桃花扇〉真迹考》说，晚清桐城人张祖翼撰《清代野记》，在《雁门冯先生纪略》一章中透露出项城袁保恒曾向同僚出示过桃花扇。文曰：“项城袁文诚（袁保恒）过临淮，遣人以卷子索勤恪（乔松年）题咏，乃明季李湘（香）君桃花扇真迹也。扇作聚头式，但余枝梗而已，血点桃花，久已渐灭，仅余钩痕。后幅长二丈余，历顺治至同治八朝名人题咏逾遍。勤恪命公（冯志沂）咏之，公曰，‘言为前人所尽’。但署观款以归之。予时尚尚幼，宝物在前不知玩赏，可惜也。侯与袁世为婚姻，故此宝藏袁氏，今不知存否？”袁保恒为河南项城人，原为清漕运总督袁甲三（袁世凯的祖父）之子，道光末年进士；曾随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，参加亳州、怀远诸部，后从左宗棠襄襄办转饷事宜；历官至内閣学士、户部、吏部、刑部侍郎。桃花扇何以能到袁保恒手里？张祖翼说是“侯与袁世为婚姻”故。袁保恒的继母为商丘陈氏女。在《项城袁氏家集·母德录》中有袁保恒、袁保龄泣血敬述的《陈太夫人行述》，称：“先继慈氏陈氏，商丘太学生赠翰林院编修冯口公女，生长名门，博稽群书，识大体，明大义。”可惜的是，《行述》中于陈太夫人父讳没有刊印出来。但依据袁保恒的行年和陈氏子孙的履历，大致可推测陈太夫人的父亲（也就是袁保恒的继母）为陈宗石的来孙（玄孙的儿子。自身以下的第五代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孙之子为曾孙，曾孙之子为玄孙。”）陈坛。陈坛是清朝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散馆授编修，任礼部掌印给事中、福建道御史；其祖陈泉为嘉庆六年进士，其父陈母为嘉庆十六年进士；其曾祖即陈肇。陈坛的女儿为冯君所钟爱，一直慎选良匹，待字二十四年才嫁给了袁甲三。有这层关系，袁保恒才得以将桃花扇真迹拿出来示人，安徽巡抚乔松年和按察使冯志沂也有幸成为目睹者。张祖翼年幼时曾随出任安徽巡抚幕的父亲赴皖，并受业于冯志沂，他在冯的公署住了二年，亦有幸成为旁观者，虽然他不知玩赏，但却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《清代野记》才有了这段趣闻。

由此来看，桃花扇是陈家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，所以才得到袁氏家人手中的。

张一民先生的《〈桃花扇〉真迹考》还提到：再有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以笔名“丛碧”在《春游纪梦》中发表《崔莺莺墓志铭与李香君桃花扇》一文，称：“余二十余岁时，即闻岳武穆书《出师表》与杨龙友画李香君之桃花扇，同在项城袁氏家（为袁保恒之嫡妻，非袁世凯之一支。）”后知武穆书《出师表》确在袁氏家，与《满江红》词皆明人所伪，是以书体近祝允明。桃花扇则不在袁氏家，仍藏壮悔（指侯方域）后人手，曾持至北京，故友陶伯铭见之。扇为折扇，依血痕点画数笔。扇正背，清初人题咏无隙地。以紫檀为盒，内白绫装裱。绫上题亦遍。伯铭极欲购藏，而索价五千，无以应，持去。再访之，人已不在，扇迄今无消息，恐此二物均，已均流入日本矣。如张伯驹所说，桃花扇虽未藏在项城袁氏家，但曾于袁保恒手出现过，正因为曾经向同僚借索过题咏，社会上才会有桃花扇在项城袁氏家的传闻。但张伯驹称其“仍藏壮悔后人”的说法却不够严谨，实际上还是在商丘陈氏家。1986年5月5日《中国书画报》发表了赵前的《张伯驹目睹桃花扇》说：“明末桃花扇，由钱壮悔（陈重次子陈实昭化名）后人收藏，民国初年曾携北京。”

至此，桃花扇的流落过程已经相当清晰了。它是李香君被逼进官“充乐部”时，在南明官中托人寄给了侯方域的，侯方域一直保存着，后来回归德，传给了他女儿嫁给的陈家的，之后一直保存在陈氏家族中；再后来陈氏族中有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，因此才得以到袁氏族人手中，后来又传到了商丘陈家。民国初由陈家人带到北京，不知怎么在街市上出现，“陶伯铭犹于市上见之”，“伯铭欲购之，而索值五千金，难以应。其人持去，再访之，已无踪矣。”推测“流入日本矣”。



不可忽视小创意

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侯国胜

谈到文旅产品小创意，必须从故官说起。如果有些相同的基因，在“拿来主义”的基础上再创造，对于有古城的地方来说，可以说是一个捷径。

“拿来主义”绝不是简单模仿，更不可抄袭。必须是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，凸显本地元素再创造。否则，再多的产品都不会有好销路。

先了解一下故官的文创。故官在传统文化从简单商品到创意的过程中，搭建起了自己的文创商业版图和一个坚守IP价值与开放互动的产业链。先是“把故官文化带回家”为主题的创意设计大赛，此后，“奉旨旅行”行李牌、“朕就是这样汉子”折扇等各路萌系路线产品使600岁的故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变得年轻。近几年，故官不断推出爆款，文创年收入达15亿元，有人算了一下，这个数字超过了1500家A股上市公司。

当然，有些是没法学的。故官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，它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稀世珍品，特别是有关故官的皇宫秘闻和名人掌故，别的地方不具备，没法学，也学不来。这种稀缺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商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具备的稀缺性呢？当然有。八关斋里的《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碑。该碑是记述唐朝宋州（今商丘）官吏举行八关斋会来报德所立。碑文是颜真卿所写，是颜真卿的晚年代表作。原拓颜真卿残碑，一千多年来一直是童蒙学书的正宗范本，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。只要学颜体的，几乎所人都要临这本帖。可是，学颜体的，又有几人知道此碑源于商丘？！书法界讲究书学正宗，这个地方实在可以做成文章。

芒砀山景区文创产品很多，“大汉雄风”微缩版很有气势，但是，是否可以《大风歌》和“大汉雄风”融合起来，让其会动、会唱？如果再加上一些科技元素，将楚汉河界等大众普遍知晓的历史故事融入其中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独具特色的推介，估计会很热卖。

商丘的非遗产品里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文创产品，譬如，柘城的九龙杯，还有麦秸画、剪纸、木雕等，质量都非常好，但是如何实现卖得更好，这里边非加创意不可。但是，即使再深化创意，有些产品基于其自身的局限性，也难有大的发展。在推介这些产品时，首先要对它的发展前景进行充分研判，否则，会事倍功半，得不偿失。

在文化创意方面做得好的，要数民权王公庄，其产品有创意，销售渠道不断创新，农民很有获得感。但是，在王公庄的发展中，我们不能忽略政府的持续强力支持。基于知识结构和对产业发展认知的局限性，绝大多数农村产品创意都需要政府引导、扶持和支持。

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搞大创意几乎很难有持续的稳定收益，因为，再好的创意也难以经得了模仿的考验。你今天出个新品，我明天就出来一个和你几乎一模一样的，产品一泛滥，新鲜感一缺失，市场很快会走下坡路。譬如，网红玻璃桥，动辄投资数千万，你一红，后边跟着来，现在，估计都难赚钱了。

结合地域和文化特色搞小创意，是很好的方向。投资少，东西小、卖得快，就会成大生意，这也是研发文旅文创产品应该坚持的。



7月7日，夏邑县长寿广场老年秧歌队在晨练。该县老年体协定期举办秧歌培训班，让秧歌“扭”进社区、“扭”进乡村，活跃老年人文化生活，提升老年人幸福感。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韩丰 摄

2012年7月18日，永城市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称号。从此，永城市又增加了一张“国字号”名片。

十年来，永城市的诗词事业走上了飞速发展快车道，正可谓：“烂漫诗花绽永城，征途十载更峥嵘。人民百万新歌唱，吟帜飘飘别样红。”

诗意永城树诗旋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诗词文化源远流长。永城是诗的沃土，芒山北峙，浚水南环，沱河居中，东西横贯，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吸引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、诗家词人到永城观光旅游、吟诗作赋。春秋时期，孔子避雨芒砀山，传道授业，讲经论诗，留下圣迹。汉高祖刘邦路过芒砀山，登临山顶，高吟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，一曲《大风歌》，震撼山河，千古回响。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都曾到过永城，留下了“渭桥桥头一遇君，酈台之北又离群”“芒砀云一去，雁声空相呼”的千古绝唱。回顾历史，从古至今，有多少汉魏名流、唐宋高贤、明清雅士以及近代文人等，他们或“一路青青到永城”，或“一路香过永城”，都曾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引发感慨，妙笔生花，留下了或激情豪迈、或婉丽清越的诗词佳句和华彩诗章。

文化视野

吟帜飘飘别样红 ——永城市被授予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称号十周年走笔

□ 陈克岭

氛围。2012年7月18日，中华诗词学会授予永城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称号。 痴心片片筑诗梦 “芒砀群山舞，永城翰墨香。诗乡多雅士，携手创辉煌。”诗意的永城、诗意的时代，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永城诗人，涌现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。现在，永城市已拥有诗词分会7个、各级诗社70多个、市级会员600多人、基层诗社诗词队伍3600多人。在永城市老年诗词研究会成立初期，别说是国家级会员，就连省级会员也是空白的。然而，通过多年努力，到2012年永城市被命名“中华诗词之市”时，已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74人、河南老年诗研会会员87人、河南诗词学会会员41人。十年来，永城市又有30多人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省级

会员又增加60多人。现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99人、河南诗词学会会员66人、河南老年诗研会会员110人。一个县级市，拥有上百名国家级会员和如此众多的省级会员，在河南乃至全国的县、市中都是少有的。 “大地当纸，品德作魂。”2015年，永城市薛湖镇闫庄村成立永城市第一个农民诗社——圆梦诗社，社员现在已经发展到56人。闫庄村还建设了诗词文化广场，在诗词长廊中，刻有古人、今人和本村诗人的诗作105首。闫庄村出现的写诗热，还表现在夫妻写诗、父子写诗、父女写诗上，最典型的是闫玉堂一家祖孙三代写诗。 2021年5月，中华诗词学会将薛湖镇闫庄村和薛湖镇张大庄村同时命名为“中华诗词之村”。2021年7月，薛湖镇中华诗词学会授

予“中华诗词之镇”称号，该镇三顺面粉厂被命名为“中华诗教示范基地”，薛湖一中被命名为“中华诗教示范学校”。

十年硕果满诗城

“汉风唐韵贯长虹，十万诗歌唱水城。”被授予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称号十年来，永城市诗词硕果累累。

十年间，全市诗友在《中华诗词》《诗刊》《中华辞赋》《诗词世界》等国家级诗刊上发表作品近百首，在《中州诗词》《河岳诗词》《老人春秋》等省级诗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近千首。十年间，有20多位诗友出版了个人诗词专著，截至目前，全市已有150多位诗友出版了诗集。

诗友们还积极参加各级诗词大赛，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十年中，永城市组织开展了“清风杯”“红色旅游杯”“小龙人杯”“气象杯”“大美薛湖杯”等诗词大赛，培养了队伍，发现了人才，促进了诗词事业大发展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永城诗词界的仁人志士将自觉把诗词文化建设融入国家文化战略，坚持文化自信，做好传承和创新，多写诗、写好诗，记录时代特征，反映人民心声。